

美丽的“春公鸡”

■毕侠

那年立春后,阳光很暖,母亲把她的针线筐放在老屋门前的地上。母亲刚坐在凳子上,我就凑了过去,在母亲身边撒娇,等待着母亲把我抱起。

母亲给我拍了拍衣服上的灰尘,笑着对我说:“二丫,今天我来给你缝个春公鸡。”我当时很高兴,我的小伙伴虎子哥有一只春公鸡,那是他姐姐昨天刚给他缝的。我们一起做游戏的时候,虎子哥跑的时候,春公鸡也在跑,虎子哥跳的时候,春公鸡也在跳,我们都特别羡慕他。

听了母亲的话,我赶紧把袖子伸过去。母亲把我放在她的膝盖上,从针线筐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针和线,还有已经缝制好的春公鸡。

“娘,你啥时候缝的春公鸡?我咋不知道?”

我看到母亲手里的春公鸡特别惊讶,笑着问母亲。母亲没有说话,微笑着用针线把春公鸡缝在我棉袄的袖子上。那是一只可爱的布公鸡,很小,比麻雀还小,是用五颜六色的布

条缝制而成的。母亲还用两粒红辣椒籽给春公鸡缝了眼睛,栩栩如生,像真正的小公鸡一样可爱。

母亲刚用牙齿把线咬断,我就迫不及待地跳上母亲腿上去,高兴地在院子里蹦跳着,我的春公鸡也跟着我蹦跳。我赶紧跑出去找小伙伴玩,其实我是想在小伙伴面前炫耀我的春公鸡。

果然,小伙伴们看到我袖子上的春公鸡,都跑过来围观,他们还伸手来摸我的春公鸡。我赶紧用手护着,怕他们给我摸坏了。小伙伴们都说我的比虎子哥的春公鸡还要漂亮,就连颜色都比他的鲜艳。我听了,又得意得蹦跳起来。

没过两天,其他小伙伴们的袖子上都有一只可爱的春公鸡了。我们一起在村子里奔跑,嬉戏,一起奔向田野,奔向春天。那一刻,村庄里都是我们的欢笑声。母亲们看到我们欢快的样子,都笑了。她们说:“看看,那群‘春公鸡’在比赛呢!”说完又是一串

欢快的笑声。

我们在那串笑声中慢慢长大,母亲们却老了。如今又是春天,我看着母亲两鬓的白发,又看看我羽绒服的袖子,不由得一声轻叹。我多想回到童年,春公鸡可以继续停留在我年幼的手臂上,我依然会带着那只美丽的春公鸡一起奔跑。



大千世界

念念不忘

听春说

■郑贵华

绵绵细雨模糊了视线,细雨绵绵藏着无尽的思念。手心的温暖留不住你铿锵的脚步,你带着春天清新的气息和我拥抱。然后,果断地挥手再见。

返回的途中,我漫无目的地看着窗外,一棵棵行道树像调皮的你一闪而过。忽然,远处闪过一道明丽的黄,潇潇洒洒,肆意奔放,原来是一丛丛盛开的迎春花。那亮丽的色彩,那张扬的热情,把我先前的抑郁和难过一扫而空。

我仿佛听见春天在对我说:“相聚是短暂的欢悦,离别才是人生的常态。”是啊,人生就像那满墙的迎春花,它们的根、茎、叶需终其一年的努力,才能在春天和美丽的花儿相遇。因为有了这份美好,后来那漫长的孤寂与牵挂才有了安放之地。

午后时分,暖阳微温。我和好友一道,去堤上漫步。好友半年前身体染恙,一度情绪低落。所幸治疗得当,现在她的身体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健康。我们一路上谈家庭,聊工作,不约而同地慨叹人到中年的不得已。

走到村子尽头与河堤交界处时,我看见一座废弃的土砖墙上,长出了一株小树苗。那是一棵楝树,不知道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它在砖瓦缝里安了家。因为有过种树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叹这颗种子的不易,并被它顽强的生命力所折服。

前几年,我曾在阳台的花盆里种过几棵龙眼树。我把几粒龙眼核泡发后,种在松软肥沃的土壤里。后来,它们真的在花盆中扎了根,还长了10多厘米高。只是树很瘦弱,细细的,黄黄的。没过多久,它们就低垂了脑袋,好不容易长出的几片叶子也焦黄枯萎,没有一丝生气了。

龙眼树的死亡也许是因为我种植方式不得当,也许因为气候不适应。总之,我知道,一粒种子要想长成一棵树是多么艰难。

转过这道弯,再扭头看那棵砖缝间的楝树,似乎更加有生气了。我和朋友继续前行,空中,有成群的鸟雀正自由自在地飞翔;河里,成对的野鸭们在无拘无束地畅游;空旷的土地上,小孩们你追我赶,无忧无虑地玩耍。一切都是那么舒心而又充满生机。这时,我仿佛听见春天对我说:“芸芸众生,活着不易。不执念于过去,不恐惧于未来。用尽全力,珍惜当下,生活才能更加出彩。”

立春过后,气温还低,原计划的外出游玩也因此搁停,我心里不免有些怨怼。母亲倒挺看得开,她说:“过年待客吃席怪累的,天冷了,不出门正好歇歇。”

吃过晚饭,我早早钻进被窝,翻阅床头的《云中锦书》。冷凉的风从没关严实的窗缝处挤进来,发出尖细高亢的呼啸声。我起身把窗子拉紧,又躺在床上,继续沉浸在作者或高兴或悲伤的故事里。

第二天一醒来,发现窗外一片明媚。红彤彤的太阳正越过左侧的楼顶,来到院子前的空地上。我的心情也如太阳一样变得灿烂起来。这时,我仿佛听见春天对我说:“天气变化无常,人生也是如此。”我们要用豁达的胸怀接纳发生的一切。如此,方能笑着看云卷云舒,坐享阴晴风雨。

眼下,春天正以明媚的姿态、乐观的态度、豁达的胸怀,款款向我们走来。我们不妨细听春的诉说,没准儿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花开诗旅

种子

■张金胜

自由落体 也借助风力
自己不能决定到哪里
到那里以后的决定由自己

路边 街角 沟渠
开阔 逼仄 厚土 沙砾
都是立足之地

掩藏 修炼 喘息
用坚硬的壳包裹抵御
等待时机

储藏路过的潮也吸收暂停的露
体会酷热也感受寒冷
笑对一切 直面自己

默默地积攒
静心 聆听 风雷急

敞开心扉
努力地向下 吸吮养分 扎根
努力地向上 寻找阳光 生长
在新的世界里
梦回曾经 做新的自己

爱在指间

■邹娟娟

母亲再次晕倒,我带她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除老毛病外,母亲又患上了脑梗,需要住院。

母亲老了,总说头疼。一到冬天,她怕冷,出门必须戴两顶帽子。祸不单行,几个月前,母亲被车撞伤,颌骨和肋骨伤了,养了好久,才恢复了大半。现在的她如同风中的草人,仿佛随时会倒下。

我小心翼翼地牵着母亲的手,来到病房。房间里消毒水味很重,母亲捂着鼻子,皱着眉头,走到床位旁。她忍着不适,躺上去。“头还是有些晕,比刚才好多了。你先回去吧!”母亲让我走。“我请过假了,这几天专心陪您!”我当然不肯离开。“要不,给我带点针线吧。”母亲没有智能手机,喜欢做手工。我应允,趁着她休息,买来了毛线和棒针。

母亲醒来,看到针线,眼睛立刻泛出光。她把手上的滞留针用胶布粘牢,开始起针。三根棒针连成一排,起起落落,一行顺着一行,平针、上下针、元宝针、罗纹针,母亲的手指极灵巧,如钻入花丛的蝴蝶,潇洒翩然。我担心她劳累,悄悄在她腰后塞上枕头,并时不时提醒她歇会。母亲说,握着针线,头没那么疼了。

我想起母亲年轻时的模样。那时,她身材苗条,十指纤纤,以巧手出名,女红常被当作范本。与父亲成婚后,她种地、做家务、养育孩子,披星戴月地干活,一双手变得粗糙、坚硬,曾见证她巧手的毛衣毛裤早已陈旧。我们成家以后,习惯网购,母亲也彻底放弃了针织。

生活手记

可现在,虚弱的母亲为什么如此惦记针线?已经是快要穿单衣的春天了,针织的衣服谁会穿呢?明明腰椎不好,眼睛不行,头脑昏沉,应该躺着才对,可她偏要早早爬起来打毛线。

母亲先织了一件蓝色对襟小衫,3天就完工了。我心想,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了吧。谁知,她又开始拾掇多余的线。邻床的病友也受影响,勾起了毛线帽子。查房的医生让她们别费神,可等医生一走,两个人像比赛似的赶紧穿针引线。

病房内很安静,我侧身对着母亲,打开笔记本电脑写作。阳光照在窗户上,明媚耀眼。母亲突然叫了起来:“娟娟,你的手怎么啦?”她放下针线,拉起我的手。哦,原来是左手中指凸起。母亲专心于针线,还一直用余光看着我呢。

“没事的,长了个小囊肿。”我揉揉那块凸起,笑着说。母亲摩挲着我的手指,眼眶不知不觉红了:“我得再多的病,都能承受,只希望自己的女儿无病无灾。”她又拿起这些天的成果,喃喃道:“这件对襟衫子,可以给我的外孙。这条围巾厚实,大人小孩都可以围。比买的好……”我轻抚母亲肿胀粗糙的手,心里既酸涩又温暖。

清代诗人蒋士铨在《岁暮到家》中写道:“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母子间的深情,真的就在那一针一线、嘘寒问暖中。

我的手与母亲的手紧紧相握,和床上的线衣、围巾一起,在阳光下,投下一片如山绵延的影子。

【陪伴】

父母的爱是一泓清泉,滋润着我的心田,永远照亮我前行的道路。作为子女,惟有趁父母身体健康时,常回家看看,为他们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多多陪伴。看到他们开心的笑,才觉得心安。

——殷建成

【归来】

一个春天,有一千朵花。但是,当我离开春天太久,会成为远方思念的人。在郊游时,寻找山茶花和绿草地,那是春天的影子。追随着召唤,我终究会归来。

——纪栋

微写作

“微写作”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倾听您的心声,期待您的短信留言。

【湖畔的春】

只一丝微风就把春天带来了,连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柳,也悄悄吐出了它嫩绿的心思。一群芦丛深处的水鸟,放出沉寂已久的歌声。水湾里的小船,也要挣脱冬天锈迹斑斑的约束了。

——方华